

以《異地人》告別獨舞舞台 艾甘·漢 過去不能遺忘

早前，著名舞蹈家艾甘·漢 (Akram Khan) 與其星級創作團隊訪港，帶來其告別獨舞舞台的獲獎之作《異地人》(XENOS)。舞台上，艾甘·漢用爆炸的身體能量呈現戰爭對靈魂的無情摧毀；舞台下的訪問中，藝術家談起同樣處在極端情狀中的世界當下。「世界正在起火。」他說。而藝術家可以做的，是不停歇地訴說故事，是呈現被遮蔽的角度，是對過去的重訪，是對自然與靈魂的重新親近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

圖：Jean-Louis Fernandez 攝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提供



《異地人》中，艾甘·漢由鋪滿泥土的傾斜舞台上翻滾而下。



艾甘·漢早前造訪香港。攝影：尉璋

《異地人》由英國第一次世界大戰百周年紀念藝術基金 (14-18 NOW) 委約，2018年2月首演，至今已巡迴全世界多個國家及城市。作為艾甘·漢的最後一隻獨舞作品，舞作由一開始就吸引無數目光。為創作作品，艾甘·漢重新潛入一戰的歷史，發現其中有一百五十萬為英國作戰的印度士兵被歷史的書寫所拋棄。「大多歷史都是由白人寫下的歷史，我們希望照亮這個被遺忘的角落、被遺忘的人。」他說，「其實全世界都應該重新審視自己的歷史，如果我們想要更加自信地走向未來，那一定要去審視過去，要知道，我們只說出了一邊的故事。」

這些殖民地的士兵遠離家鄉，被拋入殘酷的戰爭中，有的人永遠留在戰場上，有的人能夠保住性命回到家鄉，卻成為了格格不入的「異地人」，再也無法融入原本尋常的生活。身體的傷痕也許會隨著時間淡化，靈魂的傷痕卻永難癒合。舞台上，艾甘·漢藉由一個普通印度士兵的身體來切入這段歷史。一場舞，是歡快的送別儀式，年輕的印度舞者被徵召入伍，「我要走了，我要去打仗，年輕的士兵很興奮，仍有着一些天真，一點自豪。」卻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怎樣的修羅場。隨着燈光明滅的陡然切換，舞者被困在砂石滾滾的傾斜舞台之上，在不斷地上下翻滾中，勾勒出戰場絕望的意象，以及一個完整的靈魂如何被逐漸剝離、切碎，不復如初。

我想，《異地人》甚至不需要多麼理智的觀賞目光。艾甘·漢充滿力量與質感的身體表達，配合上現場音樂與精準的光影營造，你就算並不熟悉這段歷史及其中的故事，也能感受到情感上的一記重擊。

「世界正在起火」

創作《異地人》，對艾甘·漢來說，是對過去的重訪，但並非只單純為了陳述歷史，如同修復一張舊書頁。相反，它與我們當下的世界如此地相關。「我們的世界正在起火。」他說，「這不只是感性的表達，而是實際上亦是如此。」

國際政局的動盪、敘利亞的戰爭、威尼斯的水位上升……這是一個難以粉飾太平的年代。「我很難去想像一個士兵走上戰場是怎樣的，也很難想像他從戰場歸來是怎樣，特別是當他身邊的人都假裝表現得很如常。我不能想像在敘利亞或者土耳其是怎樣的，或者他們是怎麼看我們的：我們可能如常地去餐廳，去看演出，和朋友喝咖啡，過着尋常的生活；而他們卻不知道第二天能不能有瓦遮頭。我們的世界就處在如此極端的狀態中，而我想去訴說。」艾甘·漢說，沒有人料到世界會如此演變，「我曾經覺得我們的孩子會有一個更美的未來，我們也會越來越好，但其實我們一直在倒退，整個世界都在倒退。這已是一個全球現象——我們的文明發生了問題。而大家都假裝沒有問題正是最大的問題所在。我想整個世界都應該停下一會，看看周圍正在發生什麼。」

現實嚴峻，藝術何為？「如果藝術家說我們能改變世界，他們是在說謊。」他說，「藝術家沒有責任去處理政治，這不是我們的工作。我們沒有辦法改變社會，我們也沒有權力。也許企業有，政客們假裝有，但藝術家沒有辦法。但我深切感覺到講述故事的必要性，藝術家能做的是讓人們用另外的角度看世界。而對我來說，

去展現過去是非常重要的，因為我們總是忘記過去，忘記我們曾犯下的錯誤，忘記戰爭的可怖。」

站上舞台如同歸零

作為全長約一個小時的獨舞作品，《異地人》對表演者帶來極大的挑戰，無論是體力上還是精神上。「如果身體再年輕些就好了。」艾甘·漢笑道，但他也清楚地知道，沒有這個年齡的成熟度與閱歷，其實難以呈現這麼一個厚重的作品。

演出調子沉鬱，舞台更是奪人眼球。由 Mirella Weingarten 設計的傾斜舞台上鋪滿沙土，一條條垂下的繩索到底是救命稻草還是沉重的枷鎖？艾甘·漢曾說，最初時希望舞台設計如同從地底出現的印度女神迦梨 (Kali) 的舌頭，吞吐着人類的罪惡；最終建造出來的又像是壕溝式的山坡。他笑着看到設計時興奮難抑，因為仍然保留了地母女神舌頭的想像，但看到實物時卻不禁有些後悔，「天，我這麼會同意做這個！」他笑，「我45歲了，還要爬上爬下，真的很累！」他說現在的自己，越來越容易有怯場感，比起年輕時，身體也需要更多的時間來準備和復原。但一旦上了台，這所有的恐懼、疑慮都會煙消雲散，進入角色的他能感覺到的只有「享受」。

「我總覺得我們生活在一個塑料的、假扮的世界中。」他說，「我們過去曾經更真實，當我們沒有那麼多的科技，我們更貼近自然、跟隨自然。現在的我們過於控制我們



《異地人》將會是艾甘·漢最後一個獨舞作品。



《異地人》中的艾甘·漢飾演一個被徵入伍的印度士兵。

周遭的環境，所有的東西都變得自動化、規整。所以我喜歡表演，因為實在有太多的不確定性——你以為一切盡在掌握，其實沒有。每次我站在台上，就覺得好像回到零點，這讓我很興奮。」

科技給創作帶來挑戰

艾甘·漢說，他總在尋覓過去，傳統於他而言難以捨棄。自從人類社會進入一種線性的、工業的時間觀，我們似乎漸漸失去那種貼近自然、靈魂的能力。在那種能力中，有與未知的親近，與感知神秘的歡愉。一直以來，在作品中，他似乎都嘗試重新去連結那種失落的感知，不論是《異地人》、曾經來

過香港的《輪》(Until the Lions)，還是舞團最新的作品《Outwitting the Devil》，都是將傳統與當代相融合，印度傳統卡塔克 (kathak) 舞的影子深埋其中，現場的吟唱將人拉入歷史洪流，而切入的角度卻又絕對當代。

「我們總覺得我們好像只有一隻手，如果要擁有新的知識，就要拋棄舊的。我則覺得我們有兩隻手，可以同時抓住過去與未來。我的作品也是如此，抓緊傳統，但是通過當代的眼光。這也是我喜歡去思考的方向，感受傳統是非常重要的。」

他也感受到科技的發展為創作所帶來的挑戰，「當科技可以替代我們的時候，我們該怎麼辦？」如果 AI 能夠創作，機器可以完成任何工作，更快、更好，還不需要休息，還有什麼可以留存？「我想，這些東西是機器不能取締的，比如真正的創造力，還有擁有信仰。我們盲目地擁有信仰，例如孩子相信父母肯定是愛我們的。你很難將那信仰放到機器中。」

作為兩個孩子的父親，艾甘·漢也感受到科技工具的避無可避。例如孩子很難避免使用手機、iPad。「但很令人傷心的是，孩子看 iPad，他的身體靜止了，久而久之，好像忘記了身體是我們最寶貴的工具。作為孩子，我們總是 physical 的，當我們長大，才逐漸被教育要坐在桌子前。我們和身體的關係好像被關掉了，我們用腦子更多。但曾幾何時，我們信任身體一如我們信任腦袋，甚至更多。如果信任科技多於我們的直覺，那是很有問題的。」

敢觀舞台 文：梁偉詩 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聞一浩與梁偉詩輪流執筆，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。

我們與經典的距離

——從進劇場易卜生《群鬼》劇本演讀及沿途評述會說起

於十月、十一月間舉行的香港世界文化藝術節 2019，除了廣邀北歐各地的表演藝術登場，如芬蘭瑞典歌劇《秋天奏鳴曲》、冰島舞蹈團《黯黑祭典》、丹麥歐丁形體劇場《慢性人生》、無形旅舍的多媒體劇《極地新人類》和北歐五國音樂祭《NORDIC X HONG KONG Band Sound Gala》共冶一爐外，着力聚焦於挪威劇作家易卜生的《群鬼》，作不同藝術路向的審視，開展出挪威國家芭蕾舞團《群鬼》和進劇場《群鬼》劇本演讀及沿途評述會等不同形式的觀照。「易卜生《群鬼》：劇本演讀及沿途評述會」，把文化中心劇場佈置成一個悠閒茶座 Nordic Cafe，有輕食、飲品和沙發，重重圍觀劇中要講述的那個《群鬼》的畸形家庭。一切都像鬼一樣。「易卜生《群鬼》：劇本演讀及沿途評述會」雖云主要是讀劇，卻像是說書加折子戲多一些。《群鬼》的各個重要角色，都有手執劇本的演員去演和唸台詞，有表情、走位、道具，甚至簡陋風格服裝。讀劇會的奧妙在於以聲音把文字化作語言，由獨坐一隅的導演潘惠森帶領演員在客廳裡，一邊聽演員演讀他翻譯的劇本，一邊「按捺不住」走進演場中插話、分析、嘲笑角色等等。沒有戲劇訓練的我們，對讀劇可能比較陌生，更多的情況卻只是在戲

劇史上接觸易卜生生平及作品概要。在演讀和專業編劇分析之下，我們才能設身處地置身於《群鬼》之中。作為圍觀者的我們，同時串演群鬼，是面目模糊的群眾、是人形的道德規範和社會主流價值觀，也是無物之陣，把劇中人團團圍住，直至窒息而死。

《群鬼》出自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挪威劇作家易卜生 (Henrik Ibsen, 1828-1906) 之手，被譽為「現代戲劇之父」的易卜生，在百多年前大膽揭露社會陰暗面，《群鬼》講述一名婚後發現丈夫風流成性的妻子，聽從牧師的道德勸說，遵守婦道，維持丈夫的虛假名聲，並在丈夫死後以其名義出資修建孤兒院。《群鬼》在美滿生活的幻象下，遮蔽種種人性醜惡、沾名釣譽、慾望橫流。最後一切反噬，悲劇襲到下一代，萬劫不復。挪威國家芭蕾舞團《群鬼》直接把葵青劇院變成一座複式宅子，兩層 Open Space 空間向觀眾敞開，分別演家庭兩代恩怨與亂倫故事。相對於其他版本的《群鬼》，挪威國家芭蕾舞團加插了孩童的演員，與成年角色同台演出。換句話說，成長後的長子和年幼時的長子儼如平行時空列陣。幼小男孩穿着大人的鞋子蹣跚走路，艱難擔負起大人的步伐。飾演童



《鳥物詩遊》也斯進劇場 張志偉攝，進劇場提供

年女僕的小女孩，則瑟縮在翻倒桌子的一角，最後視點放在小男孩身上，因果冥冥中循環，最終彼此命運又再糾纏在一起。被命運撥弄的孩子，ending 由布偶公仔串演被放進箱子裡，啪的一聲關上，非常嚇人又震撼人心。稚子掉進上一輩作孽的怪圈，一報還一報，究竟又報在誰的身上呢？

至於事隔一月《鳥物詩遊》也斯進劇場，又是另一齣非常具特色的經典改編劇場。進劇場以今天的聲音與軀體，演繹已故香港詩人也斯的文字深情，包括也斯討論香港、香港海港和食物的作品。進劇場把香港大會堂的主要演廳，變成一個室內的環境劇場，儼如《長洲沿途》的變奏，觀眾由後台步進，看着席上畫家描畫(進劇場演繹)的香港文學作品，如也斯



《群鬼》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提供

的《交易廣場的夸父》、《帶一枚苦瓜旅行》等。舞台上的長洲居民、長洲女伶、專業演員，分別用投影、唸白、唱歌和數白體的形式，讀出也斯的文學生命。還有光影、西樂演奏、形體舞蹈的映襯，我彷彿再次看到進劇場經典之作《魚戰後溫柔》和《白屋》的影子。也斯與進劇場，在表演藝術舞台上，毋寧是一種「生命印證」，文字藝術與舞台表演藝術霎時相遇。我們與經典的距離，有時候或許相當遙遠。然而，世上總有渡引者，通過劇場的空間性、共時性，讓經典文本、劇作家、文字創作人、表演藝術家與癡心的觀眾，在各自的世界歷盡百劫後相遇、感通、感悟，然後再成為更好、更有同理心的自己。一切都像鬼一樣，鬼就是靈魂。在人間煙火中，與美麗的靈魂相遇。

週末好去處

大細路劇團 《奇幻聖誕之旅》音樂劇



聖誕節前夕，大細路學校3D班一群精靈的學生到一間老人院探訪。他們除精心為老人院進行佈置外，更希望藉着探訪為老人家帶來聖誕節的歡樂氣氛。此時呂同學遇上位慈祥的老人，這位老人送給她一份神秘禮物！原來神秘禮物內藏一張「奇幻列車」的車票。呂同學坐上了這列能穿梭時空的火車，展開一段有趣奇異的旅程……經歷不一樣的奇幻聖誕之旅！

日期：即日起至2020年1月1日
地點：牛池灣文娛中心劇院
適合3歲以上小朋友及家長一同觀賞

赤柱廣場 聖誕市集

今年的「赤柱廣場聖誕市集」以全新創意實驗室主題亮相，帶來與別不同的快樂聖誕！活動呈獻逾50個特色攤檔、型格裝飾和獨家精彩活動，與廣大市民同度佳節，更設多個打卡景點為顧客製造快樂正能量。日期：即日起至12月22日 中午至下午9時 地點：赤柱廣場天幕廣場

